

笔墨高致 德艺双馨

——纪念著名书画家胡翹然先生诞辰100周年

赵钧波

“绘事蕴墨赋彩，不必逼肖，暗矩于胸，求其大要，意先笔后，所谓笔墨飞逸也。”

“画法贯通书法律，苍苍茫茫率天真，横涂竖抹胸中意，诡形怪状最可人。”

“发枝生叶，无论多少，贵在意生造化，随机应变，不必斤斤计较于法度也。”

以上是胡翹然先生部分题画诗句摘录。这些妙语连珠的款题，是胡翹然先生或化用古人，或随感而发，洋洋洒洒，常现于其画作之中。可以说这些都是胡先生一生从事书画创作所追求践行的至高境界，也是胡老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留下的一笔笔珍贵文化遗产。

胡翹然先生在世时，笔者曾撰文介绍、研究其书画艺术。胡老仙逝后，通过拜观、解读、研习胡老的书画及题款诗句，更加对这位艺术先贤毕其一生所创作的艺术瑰宝心生感戴。

在我儿时，由于留心翰墨，就常于乡间的庭堂壁间和城里的楼店馆所见到胡先生的书画。其时，尽管对书画艺术有一种朦胧的认识，但足可看出人们对胡老作品的珍爱。正是从那时起，就萌发了谒见胡先生的念头。

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开放的中国百业待兴，文化艺术百花齐放，书画展事日趋增多。在一次书画展上，胡先生做为评委，笔者做为参赛者，有幸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艺术老人。在本人稚拙的书法、篆刻作品前，胡先生婉言给予了评点和鼓励，并谦和地要我为其治“滴水石穿”、“锲而不舍”二方印章。自此，与胡先生过往二十年，耳濡目染，对胡老高尚的人品艺德感悟尤多。

胡翹然先生原名英杰，字幼南，1915年出生于山清水秀，风景旖旎的乳山市胡八庄村的一个书香门第。祖父树南公，为当地一教书先生，在案牍劳形之余，浸淫诗赋文学，喜欢园艺赏玩，且善书法绘事。旧时在胡家的厅堂园林内，奇花异草，名人书画，可谓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。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环境里，加上祖父的指点督导，胡先生自幼便学书画，舞文弄墨，常为自家和村邻书写婚丧嫁娶联句，深得乡亲喜爱，可谓孺子独秀。出于对绘事的偏爱，先生还常于自家花园和村外田野里，摹写花鸟虫草，为以后的花鸟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先生七岁入学堂，十一岁随祖父读私塾，十二岁读高小，十四岁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八中学，十七岁考入北平国立大学附属高中。由于天资聪颖，1935年秋，先生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，师从齐白石、王雪涛先生习写意花鸟，从溥心畲先生习山水，从杨济川先生习工笔，从关广志先生习西画。在京期间，胡先生如鱼得水，除大课堂专心学习外，常在课余到中海公园、中山公园，浏览各种书画展事。由于学习勤奋，加之良好的书画文学功底，深得齐白石、溥心畲等大师的赏识。白石老人先后为其作画三幅，其中一幅“荷花图”是在一次课间，白石大师问胡先生喜欢什么，先生答曰“喜荷花出淤泥而不染”，白石老人十分高兴，随即一挥而就，并题上款“翹然仁弟之嘱”赠与胡先生。1935年12月，在学校进步力量的影响下，先生与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运动。“七·七事变”，倭寇乱华，迫于国难，遂返回故里。先后在牟平“恤养院”（慈善机构）、文登师范乳山分校、乳山第一中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四十年，1975年离休，2004年3月7日仙逝。

胡先生从艺七十年，于书法、绘画、诗文皆有专工。而多年来其书名多被画名所掩。其实，先生的书画诗文自儿时即兼而习之。先生学书，始临其祖父树南公的楷书《归去来辞》，后又在祖父的指导下学柳体。在打下坚实的楷书基础后，遂学汉隶《张迁碑》及清邓石如的隶书字帖。及长，喜扬州八怪之一郑燮“六分半”书，兼学唐人怀素、张旭等



胡翹然先生88岁时在画室与笔者讲授用笔之道。

草书。经多年潜心研习，融汇贯通，逐步形成了个性鲜明、独具一格的“胡体书法”。

胡先生的书法特点是：在偏重板桥体的同时，遍习名碑名帖，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，不为古法所囿，将各种书体糅杂掺合，兼以画法入书，于用笔、结体和章法都极富新意。其用笔方圆相兼，浓淡多变，轻重合度，苍润相辅，结体杂合篆、隶、草、行、楷诸体，出奇造险，跌宕起伏，偏倚多姿，纵横挥洒；在章法上，承前启后，呼应得体，松弛散淡，恰到好处。尤其是先生的题画诗句，虽随意挥写，但疏密错落，婉丽多姿，看似无拘无束，漫不经心，但整体基调完美统一，真可谓天衣无缝，相辅相成，字里行间透出“清风出袖，明月入怀”的洒脱之气。通览胡先生的书法，使人深谙书为心画，书画同源之理。正如著名书法金石学家山之南先生所云：“翹然公画技精湛，书功深厚，虽以画名世，然其书融通古今，别具一面，若无画名所掩，其书名必能骇世。”可谓评价中肯。

胡先生主张：学书必须取法乎上，但学古人要出新意。要天练笔，不能间断。学书的唯一途径就是多临、多看、多积累，善领悟、勤思考、求创新。他在归纳学习方法时常以古人：“若有恒，何必三更眠五更起。最无益，莫过一日曝十日寒”而勉己励人。可以说，这既是胡老学书的辩证法，又是学书的方法论。胡老对书法界出现的学传统，投机取巧，欺世盗名，自诩“创新”者颇有微词。他指出“粗制滥造，胡涂乱抹，既无欣赏性，又无艺术性的所谓‘创新’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踏，是对中国文字的破坏”。胡老的这些见解，对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，是富寓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的。

胡老的书法机杼有自，画作亦不同凡俗。

由于生长在一个弘礼阐文，家训严格的儒雅门第，翹然先生自幼即与书画诗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追忆自己的艺术经历时说：“祖父树南公是从艺做人的启蒙老师，大自然是获取素材的

直接老师，古今名作是探索求变的创新老师。”在胡先生的艺术人生中，上下求索，师法造化，贴近人民，描绘生活，逐步构建了自己全面多能、风格鲜明的艺术体系，与其对人生、对艺术的独到领悟和对美的超乎寻常的理解追求，是密不可分的。他笔下的人物山水、花鸟虫草、蔬果稼禾、畜类水族……虽简约勾勒，寥寥数笔，却无不透露出鲜活如生，惟妙惟肖的真实与神韵。拜读胡老的画作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：无论多么平常的景物，经他洗炼、生动的传神之笔，巧妙的赋予了活泼可爱的生命，巧而见拙，拙而有神，配以妙趣横生的诗句，以起伏多变的书法形式表达出来，给人以贴近生活，明了诙谐，富寓哲理，妙不可言的审美感受。

有论者云：“翹然先生只画花鸟”，“是花鸟画家……”。其实，持此论者，是对胡先生不甚了解所致。以笔者多年来与胡老的过往浸淫所知，胡先生的绘画领域十分广阔，他于国画山水、人物、畜类、翎毛皆有精工，而西画胡老早年也多有涉足，并将西画技法色彩融入中国画的创作，这在胡老的画作中时有显现。

先生崇尚郑板桥“删繁就简”、“领导标新”、“学一半，撇一半”、“师其意不在迹象间”的绘画理念，更遵从白石老人的“师造化，法自然”的谆谆教诲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先生把写生、练笔做为日课。笔者在胡老的几头案边，曾见到十数本写生资料，如《生活拾零》、《山南海北集》、《东鳞西爪》、《写生随笔》、《人体速写》、《艺林闲话》、《砚边琐语》……这些虽是先生写生记事资料的一部分，但山川、江河、飞禽、走兽、奇花、异草、人物、虫鱼，可谓包罗万象，神态各异。在一册人物速写本中，仅观看《白蛇传》的电视剧，先生就留有速写人物达二十一幅之多，其精微敏锐之处，可见一斑。

“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”。七十年崎岖不平的艺术经历，蕴涵着胡翹然先生对书画艺术寻宗溯本的不挠意志，凝结着他的人生情感世界的悟性和才情，陶冶

了他学古不泥、创新求变的执拗追求，蒙养了他丰厚的学识、气度和精神风范，升华了其出神入化、炉火纯青的艺术品格。在胡老的画作中，既有“胸有成竹”、“入规蹈矩”的熟练挥写，又有“胸无成竹”、“不守成法”的大胆创意，既有细致入微、写照生活的精工细作，又有“雷霆霹雳、草木怒生”的纵横泼墨，看似潇潇洒洒，恣情任性，却能合乎逻辑，不逾矩矱。可以说，“墨分五彩”、“形神兼备”、“疏能走马，密不容针”的法则，被胡老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纵观胡翹然先生多年来的画作可以看出，先生对人生、对自然的理解审视付诸于生动的绘画语言，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内涵的丰富和超越，是对中国画题材、内容、技巧的进一步挖掘和开拓。无怪乎明眼人见了先生的画都有这样的感叹：胡老不论大画小品，既无赘笔，又少缺憾，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，珠联璧合，两相辉映，完整统一，无懈可击。

胡老成就为一位书画全才，其高深全面的艺术技能，来自勤学苦练，广博善悟，持之以恒，求变出新。先生“师法不泥”、“法无定法”的严谨而灵活的治学态度，以其画作自用印章和题款足资印证：“锲而不舍”、“滴水石穿”、“精卫填海”、“可贵者胆”；“画法贯通书法……，信手挥写胸臆，愿为画苑自由人”；“落墨赋彩，不必逼肖，求其大要，意先笔后，笔墨飞逸也……”。由此足可窥见，先生堪称学贯古今，融汇中西，一专多能，素质全面的艺术大师。

先生的书画久负盛名，人品道德，有口皆碑。绘事及精，求者日众，却从未汲汲以铁两之值。先生一生乐善好施，扶困济贫，正直做人，宜民和众。在担任乳山市政协委员期间，真实反映社情民意，积极建言献策，多数意见和建议被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，为乳山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卓著。2003年，先生择其1961年至2003年不同历史时期的30幅精品力作捐给乳山市书画院永久收藏，乳山市委、市政府特授予胡翹然先生“德艺双馨艺术家”称号。胡先生一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，至86岁高龄时，仍风雨不误地为乳山市书画院培训班授课育人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绘事之余，既研诗文，又擅京剧，兴致所至，操琴拨弦，以娱管弦之乐；每遇求学者，则循循善诱，直陈得失，倾其所知，尽力掖勉，使人如沐春风；若遇同道知己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道理人情，侃侃而谈，极视听之娱，令人受益良多。

先生曾为烟台市政协委员、乳山市政协常委、乳山市书画院名誉院长、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等职。先生晚岁，欣逢盛世，耄耋之年，仍精神矍铄，才思敏捷，学性不减，每日坚持练笔。创作既丰，得者无不珍爱，墨迹遍及海内外。人们重爱胡老的书画与崇拜其为人是分不开的。

斯人已去，风范流芳。

胡翹然先生高致超逸而又独具风骨的书画艺术，是乳山的，又是山东的，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先生虽已过世，但其人品艺德，历久弥香，翰墨丹青，备受世人珍重。

吾辈受先生教诲多年，获益匪浅。在胡翹然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，特作数语，以寄缅怀。

乙未年仲春于乳山。



三鲜图



步步登



书法—高步凌云